



蘇州吳梅

字瞿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復姓疏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臣周星謹

奏爲遵例乞

恩復姓事。伏讀

會典內一款。凡官吏人等。有年幼過房。乞養。欲復本
姓者。具奏改正。准復。臣原籍應天府上元縣人。
本姓黃氏。因臣生父黃一鵬。與養父周逢泰。比
鄰交稔。維時養父艱嗣。乞撫臣于孩抱。臣遂承



襲周姓。貢選鄉薦。以來相沿。未便遽更。迨臣叨
中庚辰科二甲進士。卽于本年給假南還。至次
年養父見背。在籍守制三載。服闋起復。幸際
龍飛。昨蒙

聖恩。選授今職。恪遵

會典。例應復姓。以歸本源。况臣養父自撫臣後。連舉
九男。旣已克紹箕裘。而臣本生同胞兩兄。竟爾
相繼早夭。門祚顧反凋零。今臣父年近八旬。天

幸畱臣一脉。若不于此時明白入

告。則上負

錫類洪恩。臣復何顏自立于

聖明之朝也。竊稽往例。如臣同榜庚辰科進士周燾
之改胡周。燾李蕤之改梁玉蕤。癸未科進士許
國杰之改吳國杰。俱昭然可據。伏乞

勅下該部。允復臣姓名爲黃周星。庶名正言順。生成
永戴矣。臣不勝兢惕待

命之至。

崇禎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具奏。二十八日奉
聖旨。周星准改名黃周星。欽此。

復姓紀事

周星先世出江右之信豐縣。至三世祖達可。自信豐遷粵東之
和平。國初洪武間。以徙閩右實京師。高祖子隆復自粵東遷
金陵。占籍京衛。遂爲應天府上元縣人。生三子。銳、鏜、鋒。銳以明
經任楚邵陽諭。生三子。其長者曰尚質。舉嘉靖戊午孝廉。官至
國子監博士。子姓繩繩。賢書接武。鋒爲星之曾祖。生二子。長曰
尚文。次曰尚友。尚友生二子。長一鳳。次一鵬。一鵬卽星之父也。
父娶母徐氏。生四子三女。長嘉相。次嘉慶。其三卽星。又次嘉棟。
三女俱各適人。星以幼拊于楚之周氏。遂冒周姓。繫楚籍。如是

者三十四年。守內外艱者六載。至崇禎甲申歲。星以服闋得補。選版曹。始具疏乞復本生籍系。蒙 俞旨報允。于是復姓黃氏。仍以周星爲名。此其大畧也。然其本末繁矣。不可不述。

按周氏爲楚之湘潭人。其先有同胞六子。俱以宦游顯。長者曰之屏。登嘉靖己未進士。歷仕至豫章左方伯。方伯公生平有品。槩所至稱名宦。其居官僅循資平進。屬當朝野恬熙。敷歷多年。兼家素饒裕。聲名遂甲三湘。方伯公有二子。長者才而夭。次者闇而儆。其家孫諱逢泰。卽拊星之父也。曾舉乙卯孝廉。署潁州廣文。人皆稱爲潁川公。潁川公年十四時。方伯公捐館舍。先已

補邑弟子員。後數歲。娶于張。張體劣弱。不宜男。潁川公意疏之。琴瑟漸不叶。時海寓鼎盛。湖南繁穰之區。俗競豪奢。公以少年。席累世厚貲。出入得自如。稍稍馳騫聲伎間。未幾遊于長沙。遂與涂氏者締盟。納之爲妾。張聞之大恚。房幃之內。勃谿不休。張故仕族女。素貴倨。至是不能堪。遂奔愬其父叔。其父叔信之。竟訟公于官。時周氏族大人夥。然頗多隼詬。亾賴素窺公產蓄厚。無不兢兢朶頤者。會族中有顯者某。亦挾長憑陵。與公齟齬。于是族人蠭起。皆承望顯者。風指助張氏而攻公。公以一孱諸生。撻衆怒。勢不敵。構訟累歲。家已耗。又備見窘辱。不勝憤。乃毅然

捐棄田宅并罷其諸生弗顧而獨與妾茶者泛舟而下僦居金陵。

其所居適與黃氏鄰近。卽星之父母家也。金陵之俗內家率招邀過從。二姓旣晨夕往還。而星有姑適嚴者。尤與茶孺人相得。絲是驩然無間。時星母徐已舉二子三女矣。復有娠數月。星父一儒門布衣家。徒壁立。頗有向平之累。而潁川公尚無子。公之去楚也。其嫡配張怨怒不與公別。第遣人致詞曰。若攜妾南下。卽舉子來見我。不然請勿復歸湘矣。以故公與茶求子甚急。而茶卒無子。至是星母已有娠。茶心知之。乃乘間謂母曰。若誠大

福德人。何多子女如是。母蹙然曰。孺人失言矣。某貧家藜褐不具。顧此諸累穰穰。方饑凍是虞。何福德也。茶曰。吾正復乞此累不得耳。母乃笑曰。孺人無多言。吾與若交稔。吾今已有娠數月。倘幸而得雄。舉以相贈。何如。時母亦未辨腹中男女。漫爲戲言。以對。嚴氏姑遽相與慙。成之。茶知母之愿。樸也。必不爽諾。心獨喜。然欲秘其事。無令張聞之。歸而謀諸公。乃僞爲有娠者。雖臧獲皆不得聞。獨嚴氏姑知之。是歲辛亥冬杪。屆彌月。母果舉一子。卽星也。星生于是日之寅。而嚴氏姑遷延至乙夜。始襁抱以昇周。蓋日中恐爲人所覺也。于是遠近傳告。以爲周氏于某

日戌刻得子矣。其事雖秘。然外人頗知之。金陵距楚湘雖四千里。乎亦竟無不知者。顧兩地契闊。宗黨亦付之不問。自是星遂父周父而母涂母矣。

星生之五歲。是爲乙卯。潁川公游北雍。舉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已未以後。遂廣置姬媵。自涂孺人而外。如張吳詹趙輩。凡數人。前後共得九子四女。而趙姬稱最幸。其子女亦最夥。諸姬半非閨中媛。好延接尼媪。非時出遊。公中歲漸放情。麴蘖聽諸姬出入。不問。又馭下素寬縱。僮僕多驕恣不法。內外之閑蕩然。星久爲側目。齟齬而無可如何也。星小時頗了了。觸目成誦。性亦沉

潛嗜古。十齡卽操觚爲文。已乃就外傳。益加礪礪。所學日進。至丙寅歲。年十六。承父師之命。以新例就試。成均。是歲冬。公之嫡配張卒。星乃遭內艱。明年丁卯。娶于蕭。固窶人女也。星雖有室家。惟鍵扉讀書。初不問戶外事。然心傷家政陵夷。思自爲門庭計。至次年冬。遂力請于公。乞析爨別居。

越兩載。庚午。遵旨積分。星以第二人貢于廷。是年秋。闈下第。時星析居日久。伶仃艱窘。俯仰無聊。會涂孺人思歸楚。星亦聞楚地饒魚稻。猶可居。乃于辛未歲。奉孺人挈家過中湘。至癸酉春。復繇金陵就試北畿。是歲遂得列賢書。再試南宮。皆下第。旣

返金陵。遂決意不歸。欲覓一授經地。爲下帷計。是歲丁丑。星已生二十七年矣。潁川公僑寓金陵。亦三十年。姬妾子女。次第林立。而星所本生父母。春秋俱高。父年六十有五。母五十有九。時一兄一弟俱已天逝。獨次兄尚在。然已病羸不支。星父母貧且愿。每對影嗟吁。念門祚衰薄。壯者皆無祿。卽世。黃氏不絕如髮。雖聞三男已舉。孝廉。然又屬之他姓。恐難以口舌爭。惟安之。若命無可柰何。窮居邑邑。涕泗滂沱而已。乃星則杳然不知也。至是星以覓館。久泊金陵。自夏涉冬。尚無定所。金陵地遼曠。凡四方友生。多聚秦淮桃葉間。地在東南。而星旅寓近周氏舍。傍

一小屠蘇僻處西北。往還輒竟日。頗以爲苦。且晨夕復有非意之加。亦思遠徙避之。屢謀之。新安友吳生欲移寓近秦淮。久之不得。一日復與二客過吳生。吳生曰。此間居大不易。無已。請謀之。秦淮以東。于是遂過秦淮東。所謂正陽門大內之左右也。星從來足跡罕經其地。往來衢巷間。叩覓久之。復不得。時天寒途遠。賓從皆飢疲。欲少憩。以吳生言。乃共入一道。傍人家。吳生自持錢出沽酒。星與二客俱坐。頃之。有老人自外來。玄冠布袍。狀貌頗修潔。前揖客而入。少間復出。老人數數往來于前。于衆中獨目攝星。星亦曹然不覺。而不知老人者。乃星之父也。蓋星長

兄弟名嘉相者。年三十許。性孝謹。多材藝。二人素鍾愛之。于兩載前下世。二人慟之。母爲之哭失明。至今淚痕未斷。是日父偶見星形貌酷似其長男。驚喜入內。告其家人。欲畱外間。綠衣郎君燕坐飲食。冀得從容盡款曲。如昔人中郎虎賁故事。以寄其哀痛。亾聊之思。亦初不知爲星。于是主人庀具酌客。吳生亦至。相與酣飲而散。星與二客歸。言我輩窮途失意。正覓漂母。不得。彼老人素無半面。何恭謹如是。此意不可不報。越數日。星復與吳生約。持一通家刺往謁老人。老人得刺。見星姓名。乃大驚。然亦絕口不言。惟治饌肅客如前。情好有加。星心感老人高誼。稍稍

語及謀居事。老人起曰。諾。當從君入市訪之。入市不數武。輒得一處。頗暄潔可居。星意欲僦之。老人熟視戶扉間字曰。此吾故人客舍也。君第來居此。勿問。于是星大感之。亟挈裝移居其中。有蔡生者。從焉。時已迫嚴冬。老人數數持醪脯過從。相勞苦。終無一言及星。星亦莫知所謂。

居月餘。星與蔡生自外歸。見燈下一函在案。訊所自來。童子曰。來自二公子。二公子者。蓋周氏之長男。吳姬所出也。時年十八。星發書讀之。其中多矛戟語。咄咄逼人。星大駭。亟詢之。蔡生蔡生初囁嚅。久之乃曰。君不知耶。君今朝夕相見之老人。卽君所

本生父母家也。今外間籍籍言君且歸而宗矣。周氏聞之怒。故遣其子作書來譙讓耳。星愕然良久。問蔡生曰。信乎。蔡生曰。信。星于是愀然長嘆。蓋是日始知有真父母。乃從容商之。蔡生曰。是則然矣。顧二公子語斷斷似欲發難者。此其指大謬。從來乞養子姓。自是尋常事。感恩圖報在我而已。何怒爲。屬蔡生及謝生。緩頰往解之。二生如言往見公公。比年功名失意。日遊醉鄉。客至率不得見。而諸姬羣公子之徒。皆婦孺不達大體。命童子謀而出。詬二生。二生微憫而歸。繇是姬豎輩遂極力與星爲難。時星旅中有童僕數人。皆次第奪去。而星內子在中湘。需僦石。

自給。亦并收之。且更有不忍言者。內子頓發狂疾。幾至殞身。星聞之。乃請于里中二三父老曰。星無罪。夫星育于黃。而拊于周。生養均也。誼固非有輕重。且曩者星不知有本生。則已知有本生。而漠然不一顧。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人各有宗。于法固終當去也。然星今實不去。柰何相厄之甚。于是諸父老皆以星無罪爲合。請于公公。意猶未解。星欲自往白其事。或阻之曰。君勿往。彼姬豎輩皆將不利于君。君往必無幸。星乃止。事久之不得白。自丁丑冬迄戊寅秋。日日在風波中。星初欲于金陵覓下帷地。不意遭此无妄。漂搖枕阻。神理沮喪。至是困瘁。亾計。乃于

秋八月渡江而北。避跡廣陵。徬徨羈旅。貲糧乏絕。于除夕偶逢故友。邀過其家。得不困。

至己卯歲。遂館于廣陵。延令之間。芻餼差足。自給。而是冬。當計偕。顧北道資無所出。且比歲令甲嚴。凡舉子非具祠部郵符。及本籍藩司牒者。不得入試。星向寄楚籍。不獲已。乃于隔歲倩周氏故僕。入楚賫藩司牒。并作書內子。取橐中五十金。爲公車資。俟之一載。至臘盡。其人始空手來廣陵。詢其資及牒。則皆已攜至金陵。悉爲諸姬攫去矣。時公車期迫。計無所出。幸一二知交捐助。得少資。匍匐達都門。僅以祠部故符抵儀曹。乃儀曹亦不

復問藩司牒。是歲遂得舉制科。實庚辰歲也。放榜後。謁主司先輩。每詢及星本末。咸曰。子可歸而宗矣。從來釐正名氏。例在廷對以前。俟臚唱榜出。所懸卽真姓字也。子盍早具疏以請。星心是之。然私念周氏拊星有年。一旦遽舍之去。意猶豫未忍。欲待南歸省親時。以至情請于周氏。幸而得請。甚善。如不得請。則稍謀報德而去耳。以是不復具疏。循例當觀政。三閱月。而京邸清苦殊甚。惟寄食逆旅。時有周氏故僕。亦在旅中。悻悻欲去。以求索不遂。幾欲刺刃于星。幸同輩覺之。得解。因急遣之。而星亦匆匆言歸。抵金陵。見父母。所云次兄病羸者。溢露又一載餘。亟

叩周氏之居。則已于春初挈家還楚矣。時星同乳數人。皆取次凋謝。無一人存者。獨兩親垂白。煢煢相向。星之欲歸本生。事二人甚急。然周氏之事未畢。則本生不可得歸。故星之急周也甚。于黃卽冒寒買單舸疾趨楚。以除夕前抵中湘。則潁川公已感病半載。

先是公遠客三十餘年。丘壠頗榛蕪。至是一旦來歸。欲悉從創飭。素以青烏術自負。往視方伯公寢丘。以爲形勝不佳。使我仕途蹇躓。于是銳意改卜。朝夕陟降。麓間不憚幽險。偶一形家妄指某所有貴人地。其實荒澗也。乃伐山焚林得之。大悅。欲移

葬方伯公。時族姻中無少長賢愚。皆知其不可。相與垂涕諫止。弗聽。卒移葬焉。不踰月而疾作。比星至。尚能彊飲食。星乃頓首堂下。具珍幣。陳悃款杯酒。接歡如平時。時公獨與趙姬母子居。余孺人仍在星所。諸姬多前後散處。星時過公。視醫藥。然疾勢不少衰。星之入楚也。與父母別。實眷眷不忍舍。相約以半載爲往返期。旣抵湘。則百務蠟集。積逋累千。皆欲取償于星。事殊非旦夕可辦。遷延至辛巳仲夏。而潁川公捐館舍矣。星于是遂丁外艱。厥後星母徐亦卒于金陵。星聞之。北嚮飲泣而已。星旣苦出家。居勢不能遽舍去。思欲爲公身後計久遠。居亾何

爭嗣事起爭嗣者蓋周氏三十年不了之獄也先是方伯公有季弟名之龍登萬曆辛丑進士官虞部郎于淮浦督造漕艘累貲數十萬卒挂吏議捆載而歸歸後一載而暴病死無子以後事屬顯者某某爲立三子倫序皆倒置不合衆心數歲之間爭者九起未幾二子殤一子以罪廢橐藏盡歸顯者遺產則舉族瓜分之虞部竟不祀公論咸咎顯者顯者不得已乃命其同父弟往嗣虞部數年又死厥子復繼之其兩世皆獨子也無嗣人理顯者死族人乃訟厥子于有司羣起攻之累歲不得解厥子不勝困憊息肩無所適潁川公自南中還此本非公切身事而

公爲大宗家孫又素負氣敢言族人多憚之厥子喜其來以爲長兄固家督也其誰敢不聽命乃悉以嗣事歸公公亦眊然受之時虞部之業已蕩掃無餘僅存塗茨數椽卽嗣子新創以奉木主者曾不足當太倉稊公初歸苦食指繁無所容幸厥子之見推遂命詹姬往居之詹姬無子因以他姬所出第十子名邦者令詹姬子之號爲虞部後時邦甫半齡耳未嘗告于族人族人亦未有言者公之疾革也苦趙姬不樂與處亦移就詹姬後一月竟沒于其中祿賻臨奠皆在焉星新從金陵來初不與聞繼嗣事以爲此居相安久矣而不知固未定之局也

居月餘。頗聞周人籍籍。或言虞部居本公物。不應獨據。或言邦乳祿呱呱。無主鬯理。星心知其然。然以公之志。弗忍傷。思欲竟成之。以慰地下。流言日至。不爲動。久之。道路蟾沸益甚。至有毀屋排觀之議。諸子恐。奔告星。星不得已。乃削牘奏之。郡邑監牧長。并移書告周人。大指言虞部薦紳先達。其祀不當斬。而昭穆倫序。于法應歸適長房。邦之嗣不可易。引律證經。陳說大義。媿媿數千言。監牧長皆是星言。卽日給篆牒。令邦出嗣虞部。周人亦無以難。然猶喋喋不休。時周氏族中之窶貧亾行者。視嗣子爲奇貨。咸欲規尺寸利。而一二桀黠之徒。及顯者餘孽。素慕公

所爲。欲假此修累世怨。必不令嗣事得成。百計沮敗之。以此相持不下。會楚地流氛。颺煽湖南。盜風競起。狂衿輩睚眦語難。往往糾黨。侵奪巨室。肆行焚剽。有司莫敢問。周人尤而效之。于是聚羣不逞之徒。剗羊豕。鳴鉦斬木。揭榜書通衢。欲逐嗣子而攻星。星聞變。急趨長沙。白郡守。時郡守有能聲。乃具令甲懸中湘。邑門。邑令亦從。傍解散。嗣事得不廢。當是時。星非有毫髮利于其間。徒欲成公之志。獨肩勞怨。殫竭兩載心力。舌敝頰禿。以爭之。幸而安全無恙。未幾。則邦又告殤。爭者復起。星乃拊膺太息。曰。天乎。天乎。星本非周氏。然爲周氏嗣事計。亦已至矣。今若此。

後如終事
周氏之事未可問也。且星自有父母。以周氏之故。契闊又已累歲。生養死葬。兩者闕然。星何人哉。且星終不能以周易黃。于是具贖辭當道。仍舉虞部嗣事。歸之公庭。而自取周氏一二家政。稍稍爲之經畫。

周氏故有田萬餘畝。諸子女均析受業。有年矣。吳姬三子。長者年二十四。已娶。卽曩所謂二公子者也。詹姬二女。趙姬四子。一女婚媾俱有成約。時潁川公宅兆未叶。乃卜得方伯公故域之。傍侯諷吉歸。窆塗孺人有田數百畝。素暱吳姬母子。樂與同居。不欲去中湘。且先已育得一女。年十四。許適富家子。未字。星之

行也。則悉託二公子爲政。獨趙姬所生女。行最長。當公沒時。尚未受聘。公亦無遺命。及之時。年十七矣。星乃爲擇尹氏壻。亦孝廉兒也。迨女子歸時。其母趙姬又死。粧具多未備。諸昆弟皆置不問。女來言于星。以奩田爲請。星惻然憐之。爲請于諸姬。無有應者。星自有田二百畝。乃悉捐以助女。號爲大姑奩田。剖券授尹氏。雖諸姬慍嫉弗顧也。星經畫麤定。諸所爲。惟殫吾心力而已。亦不敢復問他事。時癸未夏秋間。闖寇已踞荊州。半載餘。獻寇已破武昌。至岳州矣。與長沙相隔。惟洞庭一水。而長沙業已空國奔竄。距中湘僅三舍耳。人情洶洶。惟擾至仲秋之初。獻寇

遂突至中湘。大肆焚戮。星先二日盡棄輜糧。倉皇覓小艇。取間道以行。幸免于難。乃繇豫章急趨金陵。以季秋抵家。與老父相見。握手悲涕。恍如再世。時星已服闋。親知多趣星赴都。謁選者星以親老子獨。且素無宦情。不欲脂車。至今年甲申夏五。南都肇造。星乃赴銓曹。于九月得授戶部浙江司主事。既受事後。始伏闕陳情。乞復星本生籍系。旋蒙俞旨報可。于是以黃爲氏。以周星爲名。不欲更前名者。亦示不忘周也。

星之復姓本末。章章如是。其間一言一事。無不可上對天下告人者。乃愚俗溺于常聞。徒見星從周久。一旦改而爲黃。未免疑

信參半。甚至顛倒是非。安能家喻戶說。試爲設難以明之。或難星曰。子曷爲歸黃。請應之曰。子亦知夫天下事乎。夫天下之事。惟理與情與法而已。從來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營丘反葬。古以爲仁。聖人教民。必報本反始者。理也。水源木本。誼有同然。人不產于空桑。亾子見父母。則必歸者。情也。且古今典例。凡繼嗣必譯同宗。鬼神不歆非類。故律嚴異姓乞養之文。罔俾他族承祧。以紊宗支者。法也。合三者而衷之。則星之于黃。應歸乎。不應歸乎。

或又曰。子旣歸黃。勢必舍周。毋乃爲非孝乎。則應之曰。唯唯否

否于之所謂孝。非吾之所謂孝也。夫星非生于周。乃拊于周耳。曩者黃氏多男。周氏艱息。故以星授周。初無成心。孰知數載之後。黃氏諸昆。靡有子遺。而周氏則子女若林。當是時。星在黃則周無損。而在周則黃頓絕。此宗祀存亡之關。孰輕孰重。何去何從。如以愚俗之見。取黃絜周。則彼富此貧。彼隆此替。彼簪笏蟬聯。而此儒門寒賤。枯菀之分。較若蒼素。設以苟無人心者。處此安于周而不言。其所得奚啻百倍于黃。既可享其厚實。而又有合于子之所謂孝者。詎不濶爲得計。然星豈爲之哉。且子既以舍周爲非孝。則必將以舍黃爲孝。夫舍周則負周。極言之。不過

曰孤恩已耳。若舍黃則負黃。黃必且無後。其爲不孝一也。吾寧負拊我者而蒙孤恩之虛名乎。抑將負生我者而受無後之實。既乎。二者不可得兼。雖姬孔復起。吾知其必去彼而取此矣。或又曰。向使周氏無子。將若何。曰。本生之當復。此斷斷不容再計者。故先後去就之間。但當問之所生。不當問之所拊。星特偶值周氏之蕃衍耳。曩使黃氏卽終多男。周氏卽仍艱息。勢必爲周謀繼嗣而去。亦安能棄黃而卽周耶。故星之陰拊他姓。星之不幸也。而適值厥宗蕃亢。星可脫然而去。則猶星之幸也。抑不特此也。向使周氏不久客金陵。卽久客而星或以戊丑早捷去。

卽不蚤捷。而二人或流光不相待。三者有一於此。則星且終其身。不識父母爲何狀。何況復姓。故周氏之僑寓三十年。星之再下春官。二人之享遐齡。皆星之厚幸也。母亦彼蒼重絕人後。故假以種種機緣耶。

或曰。雖然。子必有以報周氏曰。此星之私志也。奚藉人言。夫周氏身後事。其大者不過數端。今泉壤已定。田產已析。諸子女已次第成立。婚嫁麤畢。存沒均安。星之所得爲者止此耳。其他或爲彊宗抗撓。或爲婦孺牽制。未免一二遺憾。然盜憎鼠忌。自古戒之。亦非星所敢與聞也。異日者。星倘邀朝廷錫類之賜。尚

冀破格以資松楸。則又星所願望而不敢必者。星之志如此。庶可告無罪于周氏乎。

凡星所謂反覆辨難者。大畧盡于數端矣。乃更有無稽之談。出人意表。妄謂星實楚人。以不樂爲楚。故改而之吳者。嗟乎。嗟乎。夫氏有域。族有方。吳之不能爲楚。猶楚之不能爲吳。是楚則不當辭。非楚則安敢冒。且楚何地乎。固泱泱大風海內之神臯。與府也。以山川則雲夢瀟湘。以人物則伍申屈宋。談之者齒芬。懷之者神逸。星正恨不得爲楚人耳。何所苦而欲逃之耶。夫星生于金陵。長于金陵。貢于南而舉于北。昭昭在人耳目間。星本宗

雖單寒然族姓頗繁衿佩不絕。今列名膠序者尚若而人。復有王君諱芝瑞者。崇禎辛未進士。今督學蜀中。夏君諱時泰者。與星同舉庚辰進士。今官中翰。兩君皆星之姑姨表兄也。向使星非金陵安所得如許族嬾乎。星生平鹿鹿無所短長。然頗知重名義。畏鬼神。自幼迄壯。雖戲言戲動。猶兢兢慎之。况父母何等事。此一生行誼。千秋名節所關。而敢有毫髮苟且于其間乎。星不文。更不好辨。謹以復姓梗概。詳述右方。以爲仁人君子告。集字涉虛。神其殛之。是爲紀。

崇禎甲申孟冬日周星謹識

小言

百家姓之與千字文竝傳久矣。世俗塾師導蒙率多用之。按千字文爲前梁散騎侍郎周思繼編次。一夕成文。鬚髮爲白。其詞炳琅洋纒如枇杷晚翠之句。見賞昭明。可想佳致。至百家姓不知創自何代。或以爲宋初東南人所作。蓋因趙錢二姓列居冕弁故耳。趙宋藝祖姓錢吳越王姓其間闕漏殊多。單姓如商岳涂來。複姓如左丘孫鮮于胡毋之類。指不勝屈。且雜亂無文。于義奚取。余昔年曾重爲纂緝。合單複諸姓而彙編之。頗已流傳海內。仍恐

單復不分讀者易混茲復釐而為二經緯錯綜演成韻語以便
 小子誦習庶幾文義粗通雖巧製間出于苦心而謏才寔限于
 短幅未知能步散騎後塵否耶原本計四百七十二字中為單
 姓者四百有八為複姓者三十并附結語四字悉循舊章略無
 增損倘觀者猶病其疎陋則有吳編脩之千家姓在吳編脩名
 沉洪武時
 人所纂千家姓凡為姓
 千九百六十八云

秣陵九煙氏漫識

獻書人吳良士捐贈

百家姓新箋

尚上黨慕燉煌隆南陽古新安胥琅琊仰汝南盛汝南王太原

萬扶風方河南弘太原賴潁川懷河內葛潁丘虞陳留唐晉昌

農鴈門牧弘農施吳興惠扶風熊江陵夔京兆司頓丘常平原

胡安定越晉陽全京兆暨渤海家京兆國下邳壽京兆昌汝南

匡晉陽危汝南易太原暴河東周汝南武太原殷汝南湯山中

伊陳留仲中山單南安扈京兆毛河西季渤海姬南陽姜天水

芮平原莘天水荀河內蔣樂安冀渤海鄂武昌徐東海梁安定

鄒范陽滕南陽齊汝南薛河東桓譙國公括陽富齊郡強天水

江濟陽關隴西鞏山陽宓高陽邊隴西堵河東安武威康北京

余下邳師太原孔魯國孟平昌顏東魯曾魯國景北京從東莞

申魏郡戴譙國時隴西習東陽賈武威董隴西咸汝南宗北京

高渤海談廣平明吳興簡范陽舒鉅鹿步平陽雍京兆容燉煌

能太原通河西益馮翊賁宣城幸馮門喻江夏童馮門蒙安定

臧東海甯齊郡樂河西郤濟陰郗山陽謝陳留崔博陵盧范陽

房清河杜北京姚吳興宋北京朱沛國邵博陵歐平陽蘇武功

趙天水蓋汝南韓南陽楊弘農龔武陵黃江夏卓河西魯扶風

嵇譙國阮陳留沈吳興陶濟陽元河南白南陽鮑上黨庾齊郡

陳潁川平河南闕天水項遼西鄧南陽禹隴西扶北京劉彭城

袁汝南晁北京何廬江訾渤海迺北京羿齊郡奚譙國仇南陽

張清河馮始平范高平蔡濟陽秦天水魏鉅鹿敖譙國游廣平

計北京倪千乘程安定鄭滎陽饒平陽沃太原巴高平丘河南

金彭城鍾潁川璩豫章鈕吳興褚河南段北京皮天水裘渤海

夏會稽雷馮翊凌河間薄鴈門秋天水雲琅琊晏齊郡陰始興

沙汝南融南康宿東平浦北京石武威冷北京支郃陽岑南陽

魚門杭餘於京水吳鳥川巢彭諸琅林西

華武闕下雙天鳳平燕范山河伍安龍武

柳東連上薊內谷上花東滿河吳延宮太

紅昌梅汝郁黎李隴蒼武柏魏喬梁松東

柴平柯濟查汝桂天麻上蒯襄苗東蓬巴

弓太車京蔚琅鬱太文鴈章河汪平洪豫

相魏席安居鴈左濟侯上封渤于河東平

焦中勞松後東利河甄中別京党馮空頓

祁太郝太郃平郃京邾武鄆穎鄆新鄆京

都黎俞河莫鉅應汝繆蘭厲南閔隴宣始

荆廣平茅東海貢廣平路內黃龐始平駱內黃充贊皇田鴈門

潘榮陽郎中山韶太原艾天水呂河東祖范陽莊天水嚴天水

羊河上那天水靳河西陸河南蘭中山尤吳興屈臨海廉河東

汲清河邴平陽蕭河南曹譙國衛河東霍太原耿高陽竇扶風

解平陽印馮翊賀廣平符琅瑯伏太原戎江陵屠陳留寇上谷

彭隴西韋京兆聶河東許高陽蒲河東滑下邳裴河東邢河間

班扶風管平昌紀平陽史京兆貝清河葉南陽譚弘農經滎陽

祝太原巫平陽卜河西吉馮翊任樂安傅清河樂南陽成上谷

宦東陽儲河東牛隴西馬扶風宰河西慎天水權天水衡平陽

廣丹陽錢彭城豐括陽祿扶風茹河內甘渤海向河內溫太原

訂定生所處

井扶風閻太原麴吳興米京兆鞠河東養山陽翁鹽官孫樂安

包上黨羅豫章婁譙國畢河間勾平陽索武威丁濟陽辛隴西

翟南陽狄天水冉武陵黎京兆藍汝南池河西桑黎陽濮魯國

干潁川戈臨海戚東海瞿松陽刁弘農斜臨海父武功東南陽

詹河間尹天水樊上黨須渤海廖武威湛豫章糜汝南竺東海

郭太原隗河西卞濟陽和汝南顧武陵榮上谷費江夏穆河南

終南陽籍廣平毋鉅鹿聞吳興咎太原乜晉昌庫內黃遂廣平

複姓軒轅高陽皇甫京兆歐陽渤海濮陽

澹臺泰山公冶頓丘淳于河內公羊

聞人河南太叔東平鍾離會稽東方平原

百家姓

長孫濟陽仲孫高陽公孫高陽申屠北京

夏侯譙國諸葛琅琊尉遲太原令狐河東

宇文齊郡慕容燉煌赫連渤海于千乘

上官天水司馬河南司徒安平司空頓丘

万俟蘭陵宗正彭城百家姓終



獻書人吳良青捐贈南青

